



晋書



伊
1.735
78



特
1735
72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一作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日八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魏川屯田
氏鳳國南

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請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曰送之曰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常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嫔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

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者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簾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

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賙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性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早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

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佃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泰

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攻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

書僕射武陔

俱一

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諡

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救羣僚各慎所思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官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

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爲可以頤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憚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爲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爲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諡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甚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

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爲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

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

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
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
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
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
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
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
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
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
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
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
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
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

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
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
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
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
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
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_{一作}皆
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
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巴斯亡不讓之人憂亡
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
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
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
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

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貴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
讒慝遠黜之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
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
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
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大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
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
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
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遠州里鄉人載酒
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
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
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

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
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
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
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
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
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
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
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
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
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

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

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畱圍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長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

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
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
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
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
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
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
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
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傳祇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
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
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賂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
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畱

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
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
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
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
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意對于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
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終

晉書四十一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王渾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
 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
 事累遷散騎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
 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封五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
 數陳垣墉多見疑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
 史渾與吳核境有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眾號十
 萬淑向弋陽瑩司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眾裁一旅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

遷安。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遠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遠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遠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英等五人。又遣珍吳獲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遠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遠。旣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醴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

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繫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

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濟時譏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畱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枋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夜朽敗又臣年
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
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
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
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
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鑊橫截之又作
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牒具知情狀
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
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鑊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
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雷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

虞忠壬戌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
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
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
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
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
軍衝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一作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舍弘光
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
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
輿襯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

其縛受壁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

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一無在北岍遣書與臣可暫過來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

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
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
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
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喏不可聽

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
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
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
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
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
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
物濬復表曰被壬一本作戊戍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
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
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

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

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

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適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

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一作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

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

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

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暮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

又每忼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投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廐撻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巨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廐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

遂乃喧黷宸扆數亂彝倫旣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進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四十一

晉書四十三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一作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天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及古同 長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

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追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
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
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
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
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
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
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
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
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

一作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
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
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
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
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
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
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
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
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
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
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

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于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

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

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表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

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言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

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

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繫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
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雒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禱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

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

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當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
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
司博士王繇曰濬冲一本作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
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
一本作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

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
謀臣葛旃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遠伯
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衆
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日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護譏於
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

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笑未嘗有
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諡曰
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
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一本作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
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
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縻今日視
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
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
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
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
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
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
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嘗從古人中求
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
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
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
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
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行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

郗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

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旣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疑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

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
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
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
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
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
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
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
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

盛名出於敦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
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
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
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
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
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
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
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
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

校尉坐擅放司馬彪擊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收荊州引爲治中引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勵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夔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夔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夔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畱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

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畱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指鼻灸眉頭舊疾一作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痼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

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我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構難而廣既處朝望肇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
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旣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
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
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鵠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暎將聖事垂躄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
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悞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冲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返求三穴神亂當年忠垂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

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晉書四十三

晉書四十四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

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袁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袁袁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警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篔簹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

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
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
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
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
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
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
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
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
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
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
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
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
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
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

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沖博愛謙
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
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
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
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
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
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
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一本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
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
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

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

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係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

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
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顥納李舍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
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又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
勳及事平歸功于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
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緄殿中武賁千
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
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一作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
散志于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
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敢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
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于是御犢車便
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
仗甚盛志喜于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
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

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顯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卽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于平

陽長子 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諶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

石氏謚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謚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爲辱謚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謚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竝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傳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與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廙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伐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

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廩女廩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表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

與陳魏共造睹闕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荷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竝遇害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一作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崇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祭如不祭況宗

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擬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
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
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
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乍乃日新唯願陛
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畜養精神
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
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
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

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
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
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
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零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
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

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一作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鑿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

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

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于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于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侯傳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
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西川忠鳳園
氏圖印甫甫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一本作城陽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
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
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一作詔曰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
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鼪鼠蹈其背毅曰
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
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于邦族
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

西川忠鳳園
氏圖印甫甫

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碎
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加重碎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
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
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
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
於門外奏劾係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
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
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
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

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
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
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裴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
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
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
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
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
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
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祭至周幽王
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
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
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旣蒼雜以素文

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彰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一作語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由于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

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厝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與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

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一作異地首尾倒錯措一作推貴異之器

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
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
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
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
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
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
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
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
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
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
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
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

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
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
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衰
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違前品大其形勢
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
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
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
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
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
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防姦消亂靡
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

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于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千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

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王者不以爲劇毅俱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王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

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

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諡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王于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暉總

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暉與諸博士坐議迂旨武帝大怒收暉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

官初暉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
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
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
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
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
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
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
旣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
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于阿順請大鴻臚削爵上諸聞暉此奏
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
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君恃寵作威
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

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暉遷太
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作
暉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尚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
海一作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卽真遷中庶子左
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綏劉坦桓畿李暉等長沙王
又討齊王冏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爲
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
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
顥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
根作逆略以暉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至酸
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美后及宮后遣使謝暉曰賴
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

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千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爲越所信而輕噉噉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噉右長史傅宣明噉不然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噉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噉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噉爲司隸加侍中噉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尅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時

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噉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噉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噉有二子佑白佑爲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噉第爲劫取財物殺白而去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侯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于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

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于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顛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

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觀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顛勗竝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爲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諡曰簡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于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咳

武咳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咳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咳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咳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史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咳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于位

諡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于咳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于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顛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于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夫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

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旣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

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旣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筮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

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今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

侯徽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一作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鷓在北爲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援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一作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一多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于官子廓一作廊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
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一作還復
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
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于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
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
宮以奕及鄭默竝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
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蓋曲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
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
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舍一作舍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
排奕用為別駕舍一作舍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
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
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

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諡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諡與景皇
同不可請諡曰穆詔曰諡所以旌德表行按諡法一德不懈為簡
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諡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
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
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
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
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
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
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

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
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
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
冤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
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
面陳伐吳之策攀善于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于
濬而王渾恚于後機欲一作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
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
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
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

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
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遠關中
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
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
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
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
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
十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二州中
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又健爲貴立皆西州名士竝被鄉閭所
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
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

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
金投光撫劔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
遇亮信任和兩遭虜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
之志崱洪愛邵洗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
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審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褒謂
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
何攀平允冤濫多迴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藝文志鳳閣
氏書館南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
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
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
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
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
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
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
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
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

藝文志鳳閣
氏書館南

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
郡界多公主一作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
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
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
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
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
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
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
于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
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
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

三五之君始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
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
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
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
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
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
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
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
獲其所于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
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
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
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

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
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
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
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
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
陵遲闖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
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
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
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
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

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
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
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
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
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警由行舟雖不橫截迅
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
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
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
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

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千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于三代則竝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

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于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啓土宇使

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

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于竭節以徇其上群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于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五書四十六
五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

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

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一作臣思懼亂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

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

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頽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頽來旣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旣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

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群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

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

尚書書王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

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一作王

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

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

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
署凡諸作役務爲恒一作恒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陛下而
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
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
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
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
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
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
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
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
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
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

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
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勅靜數以聞元康
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
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
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
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
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
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
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
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
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

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
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
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諡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
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
子隲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
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
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
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
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
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
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一作多陳騫所止故得不効頌問明法掾
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

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
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
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
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
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
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爲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
于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
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
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
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

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
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
顯顯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
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
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
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
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一作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
從事于其易故寄隳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
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
卽人思反本修之于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
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

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爲條制
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
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
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
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
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
也一作不曲爲立限也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
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
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
世踰後當時之患然漢盛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
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
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

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

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于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于邦黨之倫審之于任舉之主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蘊韞一作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
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
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
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
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
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
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于時
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
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
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
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
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
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
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
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
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
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

言東國顧郎頌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俎
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于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
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益疊疊可觀及銳志
銓衡留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于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
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